

通往集鎮的路，是條小路。如果有輛卡車經過，路人就得退避一邊。但經過這條路的卡車不多，只有他的車。

他是退伍軍人，汽車兵，技術一流，在部隊裡立過三等功。退伍後正仗着這一點，他貸款買了一輛卡車，要十多萬元。

詭異的事情發生在他買車回來的第三天，他的車連牌照也沒有上。他開車出村加油，回來的路上看到了村裡的一位老太太，挑着一小擔穀子。他停車，問：「要不要捎你一段。」老太太說：「馬上就要到，不用了。」

他便開車走了。一個多小時後，老太太三個兒子衝到他家，他們拿起榔頭把他的新車一陣猛砸，他們說：「他撞死了人，還把人扔到了糞裡。」

他無法為自己舉證，前後一兩個小時內，這條路上只有他一輛車經過。他賠了十多萬元，因為交通逃逸又要面臨判刑，在村幹部的保舉下，他又被保釋了出來。

他原先不承認自己撞了人，但經過拘留、判刑這些讓他想像不到的變故，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撞了人，他開始相信責任認定書中所說那樣，是車子的後輪碰到了老太太，導致老太太墜崖而亡。

他是一個好人，好人的代價是心靈會承受更多的道德壓力。他覺得自己等於「殺了人」，每每會從噩夢中驚醒，醒來後他就無法入睡，眼前全是那位老太太。

從溪裡被人打撈上來的場景。

他的生活就這樣被毀了，他的女友離他而去，他的父母對他的疑神疑鬼愛莫能助，只看着他消沉、身體像一個漏了氣的氣球一樣，一點點變扁，直至奄奄如柴。

五年後，村裡人幾乎忘了這件事。

他的父親有一次幫鄰村一戶人家建造樓房，有位民工酒後說起一件事，他當年是護林員，在下山途中，先看到一輛卡車停下一個挑擔子的老太太。車開後不久，後面來了一輛電動三輪車，把那個老太太撞倒在地，那人下車看了看，竟然拖起老太太，扔到溪水裡。那電動三輪車調轉車頭，跑了。他的父親一聽，就呆在那裡，老淚橫流。

這場事故出乎意料地把他拿回了真相。他的案子昭雪了，他真的沒有撞人。他拿回了十多萬元的賠償款，還有老太太家人的道歉，他還可以申請國家賠償。

但他已不再是那個風華正茂，想幹一番事業的年輕人了，他算到誰都會說：「你們是不不是搞錯了。」

大家說這個人他是毀了。都說他的心靈太脆弱了，當年錢也賠了，刑也判了，應該問心無愧了。但他為什麼要這樣放不下？許多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可憐的人。當我聽到這個故事後，覺得他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好人，一個背負着道義和良知不肯放下的善人，直至這種道義和良知將他壓垮，這是人之大善。這樣的人已是這個世界上的絕世珍品。

大善能救別人，但大善如處置不當，有時會傷自己最深。遺憾的是，對事事都趨利避害的人來說，他的結局，就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。

沙流

大善傷己

如是見

會風起雲湧。

事緣十月下旬，多倫多市議會通過立法，禁止出售、藏有或食用魚翅，違者重罰，罰金比藏毒更甚。在保護者認為，鯊魚是瀕臨絕種動物，不能濫捕，更有人在捕獲時認翅棄身，手法殘忍，所以要禁食魚翅。而幾百名華裔則到市政廳外示威，認為法例不公平，有違公民自由權利。華商會代表指出，他們一貫反對濫捕鯊魚及殘忍取翅，但加國進口的魚翅來自合法捕鯊的國家，而且受加拿大海關監管，既然聯邦政府，市議會想什麼就禁止。同時，鯊魚肉、骨仍可享用，為何單挑魚翅列禁？諷刺的是，多倫多市長、副市長及司法官對市議會決議投反對票。安省旅遊及文化廳長也表示，鯊魚品種多，市面出售的魚翅是否屬其中被列為瀕危種的？魚翅產品的割取是否殘忍？都必須有實質數據，屬憑感性貿然決定，難以服眾。他建議此事由聯邦政府定奪。但聯邦政府表示無意立法禁止魚翅，置身度外。也許到明年九月多市開始執行禁翅法例時，爭論仍未完結。

那天與朋友到萬錦市一間中式酒樓飲茶，該酒樓與多倫多一路之隔。與經理談起多市禁翅一事，我們開玩笑說，這種不禁食魚翅，屆時多倫多人都跑來擺酒席享用，你們酒樓定當爆棚。他哈哈大笑，承蒙貴言！不過，要禁食執行起來談何容易，雷聲大雨點細，只當一些議員作秀罷了。他的話不無道理。

提起虐待動物，加拿大一些獵人獵殺海豹的手法也備受保護動物組織非議。指他們為了得到完整海豹皮，在捕掠時用木棍把海豹活活打死。鮮血流淌在雪白的冰上，電視畫面令人不忍目睹。愛護動物組織不斷提出抗議，要求加國政府立法禁止虐殺海豹。甚至連歐美國家禁止進口一切海豹產品，包括毛皮、肉和油。但多年來哪兒有議員出來倡議禁獵？原因很簡單，這是原住民傳統謀生手段，禁獵反應一定很強烈，沒人想拿自己席位去冒這個政治風險。

魚翅是華人飲食中一道佳饌，因其高檔，受一些人青睞，但一般受薪階層每年能吃幾口？況且補骨健身的說法也缺乏科學根據，所以多數華裔對不吃魚翅都表現得無所謂。這次禁翅風波引起華人較大不滿，是由於華人被一些人不容觀瞻上環保護動物標籤，受到負面影響，欲辯無門，被主流社會忽視。其實，有關方面可以從加強宣傳入手，教育市民正確認識吃魚翅問題，示以情理，相信華裔是會理解並自覺放棄的。

碗

中風雲起

姚 船

蕭紅

疾走香港島

人生在

文化經緯

蕭紅百年紀念

李憶若

香港黃龍石洞

丁建國

許俐麗

香港黃龍石洞

丁建國

許俐麗

許俐麗



香港黃龍石洞 丁建國

IFC 旗艦店把內地的「果粉」都吸引到這裡來了，搶購 iPhone 4S 的隊伍擁擠得竟要用警察維持秩序，這在香港都算破天荒的。遇到下雨繞上天橋，時能看到一個七十幾歲的外國老頭撥彈結他，地面放上一頂帽子對每個路過的人都張開嘴，理所當然，沒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乞討不僅僅是為了自己，乞討來的錢除了維持必需，他說大部分都捐給教堂。

與老頭分手的地方叫干諾道中。若不下雨，就順天橋左側而落，下面是康樂廣場二號，感覺左邊大樓永遠燈火通明，不管多晚都有人從裡面走出來。這是香港郵政總局，已經運作了一百四十年。

往左轉是龍和道，接下來是會議道，然後向灣仔海濱長廊進發，再轉向維園道、電氣道……最後走向勝利的終點。

我什麼時候一次走過這麼長的路？沒有。但我越來越享受這種疾走的狀態。我絕對相信：沒有醜女人，只有懶女人。皮膚雖然黑了，但臉部 T 區毛孔細幼了，生理期下巴時不時暴發幾顆痘子的現象也消失了，原先壓力大額頭就呈井噴狀態的油田，被磨得像絲綢般光潔了。真的發現，疾走是清濕毒、克服水土不服的良方。有誰能抗拒它的誘惑呢？

疾走香港島

二〇〇七年入秋後，我打算開始跑步。因為有一天和閨蜜邊走邊聊，冷不丁她說：看你那肚子，吸氣都返不回去了吧。這讓我回家就跑了。後來，我就一直想找個機會跑一回香港島，別讓我內地的朋友嘲笑我自來香港一趟。第一次雄赳赳、氣昂昂地橫穿香港島，不料半途竟鏡羽而歸。

那是二〇〇八年二月初春，我先被香港萬人「馬拉松」潮流啓蒙，跑「迷你」八公里路線，穿越港島東區走廊。但我只跑了兩個回合下了一個隧道，就小腿肚子抽筋，連人帶旗迅速沉入「火坑」裡，從跑「馬」隊伍裡消失了。

跑不了，我就「張牙舞爪」地挪着走吧。兜了半圈，終於「勝利」地搖回起點站——維多利亞公園，領取了一條香蕉，一個蘋果，一塊巧克力。

當夜雙腿發沉，接下來的幾天大腿、髖部以及腰背痠疼。此後，身體依然痠疼，但卻是異樣的舒服。在全封閉寫字樓裡，不見陽光蝸居十幾個小時的我，一想到那海邊，想到那隱約不落的太陽，和呼吸不完的好空氣，又上路了。

堅持疾走一段時間後，感覺骨骼在慢慢打開，好像聽見體內發出卡嗒卡嗒細小的碎聲，身體逐漸上緊了弦，開始有了自己的節奏。從此，每到一定時點，我的腿就不安分起來，誰還有空跟煩心事白眉白眼？我的世界裡除了愛、家庭、事業、電影，還多了一項重要內容——從港島西疾走回北角。

在晚霞即將西沉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沿着維多利亞海岸線從港島西走到北角的體驗？此程路，八九公里，這種海風吹那裡海浪翻滾，清爽無塵，絕對是一個疾走的好地方。

從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海邊出發——走過中港道，走過民光街……走得精疲力竭、汗流浹背、心花怒放，真是太過癮了！你看，對面的九龍青山高樓，籠罩在薄薄金黃之中，多有意境。你再看，泊在港灣的國際郵輪，升降頻密的航機，海上衝過來開過去的快速、豪華遊艇……紅的，藍的，橘黃的，劈開綠油油的海水，激起千重浪花撞擊在堤岸上，竄上跳下，崩殺得異常熱鬧，將體形較小的船艇拽得搖曳不定。在這麼誇張的海浪裡，栽個跟頭下去，恐怕連個骨頭也找不到。

還有這麼一群人：服裝各異，跑步或疾走的姿勢更是千奇百怪，有時看起來弱不禁風的美眉，跑走起來怎

漸漸發現一個人靜靜待着，會處在一個無味的世界裡，使勁呼吸，周圍還是陌生的空氣。除了下雨時飄散的泥土和青草芬芳，能觸動我的嗅覺神經，時間便在這無味的空氣中緩緩消逝。

前幾日，當老家的親戚提着大包小包自產的蔬菜和水果，風塵僕僕出現在家裡時，我的嗅覺神經瞬間活躍起來。揭皮梨散發的甜膩香味，溢滿紙箱的西紅柿酸甜味，直襲鼻孔的豆角清香，還有土豆裹着紅泥土的香氣，一陣一陣向我襲來。頃刻間，我彷彿置身田野，到處是瓜果飄香，蝴蝶飛舞。

我開始懷念起在故鄉的日子。

房頂的小麻雀啾啾啾啾，唱響清晨第一支悅耳動聽的歌。我睜開惺忪的雙眼，窗外的晨霧已悄悄捎來經雨水滋潤過的翠葉、野花、青草充滿活力的清新味道。

水鄉三「醉」

醉蝦

飲食男女

朱秀坤

故鄉的味道

王妍

家在水鄉，多河港湖泊，更多魚蝦螺蟹，除了慣常的烹煮煎炸之外，喜歡專門針對蝦、螺和螃蟹的加工方法，且異常鮮美，別有一番可口滋味在心頭。

先說醉蟹。蟹，尤其是水鄉的大閘蟹，一直以來就冠乎水族，甲於介蟲，有着不可抗拒的誘惑，說是「蟹上直白味淡」，又說「不到廬山真面目，不食螃蟹真負腹」。無論何時，蟹都是橫行天下霸氣十足，是當之無愧的主角頭牌。醉蟹的口味與新鮮蟹蟹相比，則尤為嫩滑，醇厚，且甘鮮帶酸，肉質細膩，饒有爽口，風味更佳。做醉蟹需用大小適中的新鮮蟹，清水中養兩天，吐去腹中污穢。一隻隻小心地捉入陶甕之中，再以糯米甜酒為主液料，摻進一定比例的麴酒、花椒、大茴、精鹽，將液料倒入陶甕。這時你會發現，一個個「無腸公」真是毫無自覺，不停地吐着泡泡，飲着酒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牽牽絆絆，窸窣可愛，過後就動彈不得，醃醃欲醉了。這時可再倒些液料，再用重物壓上，以乾荷葉封口，糊上黃泥，任他們在醉意之中，橫行霸道也好，借酒撒潑也好，由他們翻江倒海去，過不了多久，肯定會安靜下來，甜甜地睡著。

揭開封口，一陣陣清爽怡人的蟹香撲鼻而來。剝開一隻，你才知道，經過這一醉又一醉，河蟹的腹中已經發生了完全的變化，米酒的醇香以及花椒、大茴等一千種作料已完全滲入到蟹肉與蟹黃之中，蟹汁似膠，蟹肉似玉，蟹黃金紅，蟹香甘醇。吃醉蟹根本不必煮熟，直接生食即可。作為一味特產，家鄉的醉蟹如今已成探親訪友的上佳禮品，且跨出了國門，遠銷東南亞。想想，在宴席之上，美滋滋地品嚐着醉蟹，不覺憶起古人「以汝之醉，蘇我之醒，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」的吟詠醉蟹的詩句，實在有意思。

醉蝦。相比醉蟹，更有其新鮮與活泛。客人到齊了，方吩咐店家開始操作，極便捷。選不大不小的蝦，用頭均勻的靚靚，剪去鬚毛，裝在透明玻璃的碗裡，倒入白酒，蓋上蓋，眼見得蝦子在碗中不停地活潑亂跳，又加入胡椒粉，淋上陳醋、麻油、醬油、撒入薑末、細鹽，抓一點香茅作點綴。這時再作，那蝦子還在撲騰，但明眼人已力不能支，不知是讓作料噙着了，還是真醉了。故這道小輩蝦又名哈蝦。無論是醉還是噙，都是擬人化的叫法，這道菜也只是水鄉獨有的，就是個出水鮮的。夾一隻，醉意懵懵的蝦還在筷間上掙扎，小女子沒有那麼豪氣的倒不敢張嘴，不過只需輕輕地抿一抿，晶瑩的蝦肉帶着酒的芳香、活物的鮮與爽，已讓人口不絕口。邊吃邊評，吃完了，齒頰留香，意猶未盡是必然的。醉蝦是極好的下酒菜，再飲酒的人也要喝上上小口的，壓壓醉蝦的一點點酒，更能品出其清新鮮嫩滋味。水鄉愛吃又擅食醉蝦的人，蝦肉入腹，吐出來的還是完整的蝦殼，一瞧，雖以為常見，也最為廉價。一隻隻在餐桌上堆成整齊，很有意思。

醉螺更為常用，也最為廉價。一隻隻在餐桌上堆成整齊，很有意思。這才裝進廣口玻璃瓶內，倒進米酒、醋、薑汁、綿白糖、精鹽，液料沒過即可，密封瓶口，輕重兩周左右即可食用。揭開瓶蓋，倒出一盤，喝好最好，舌尖裏緊，響着米酒的清甜與甘醇，在梅香着酒香已入了口中，那股子緊、響着米酒的清甜與甘醇，在梅香隱隱、暖意融融的家中，實實是一種多日裡的清福。亦可下酒，有朋自遠方來，無何好！

明自遠方來，無何好！

今年六月一日至三日，內地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為紀念東北女作家蕭紅，在哈爾濱市舉辦「蕭紅論壇暨紀念蕭紅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」。蕭紅一九一一年六月二日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。研討會選在蕭紅的生日當天舉行，並不純粹是為了要在這個蕭紅曾生活過的城市尋訪她的足跡，更多的是重拾她的風采以及喚回久違的文學激情。

我有幸受邀與會，欣喜的同時，更是充滿期待。從大會邀集論文所擬定的議題看來，研討範圍很廣泛，包括：《蕭紅文本研究》、《蕭紅生平研究》、《蕭紅熱》及其社會歷史研究》、《蕭紅研究的歷史現狀》、《蕭紅國際交流與互動研究》、《蕭紅與東北作家群互動研究》、《蕭紅與中國現代作家互動研究》……至少七個議題以上，不僅有開創的意義，更具跳出舊學窠臼的意味。

從二〇〇七年開始，因為蕭紅，我多次造訪哈爾濱；因為蕭紅，所以哈爾濱變得內涵豐富；因為蕭紅，哈爾濱是一個最能撩起我無盡遺遠之思的城市；因為蕭紅，哈爾濱充滿文學場景。每到一處她寫過的地方，我的腦海裡都會浮現出一大段文字，這些都是蕭紅對該處的描繪。她的文字不渲不染，卻著墨成情。她的內心感覺，我認為是刻痕最深的一種書寫，每次讀來都讓我心弦震動。即使是寫景，都不同一般的描摹，而是有着她的氣息和味道——能將一個地方寫出味道來，一個顯然的事實，就是生存環境讓一個作家有體會。有人說，寫作不是作家的本能，而是一門熟練的手藝。我不知這類說法有何依據，是否為說而說，或是發現生活表象背面的東西？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蕭紅的寫作是從心出發的。每次我去哈爾濱，跟隨着蕭紅的足跡，腦海裡仍然是一大段一大段蕭紅的文字描繪。除了場景，還有人事、物事、時局等等。因此，商市街、東興順旅館、中央大街、兆麟公園這些地方，我去再去，無非是悼念那個曾經的年代，也順便慰藉我這無可藥救的懷舊心情。

一個雨後的黃昏，我在中央大街閒逛，想想起蕭紅《最後的一個星期》裡所寫的：「剛下過雨，我們（蕭紅和蕭軍）踏着水淋淋的街道，在中央大街上徘徊，到江邊去呢？還是到哪裡去呢？天空的雲還沒有散，街頭的人還是那樣稀疏，任意走，但是再不能走了……」我當下有點愕然。他們不能走，而我能走啊，沿着中央大街走到盡頭不就是江邊嗎？於是我到江邊去了。

松花江邊，是蕭紅與蕭軍常去的地方。蕭紅寫過不同季節的松花江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寫春天的松花江。春天的暖意把江邊的冰融成水，江心也不能行車了；白愷愷的雪變成灰色，過不了幾天，江心的雪也就融解了，順着水流動。大塊的冰碰擊着小塊的冰，發出輕脆的聲音。蕭紅立在江邊看着，起了許多幻想：她想，這些冰流向哪裡？出海去吧？恐怕到不了海就融化了……

冬季我沒去過哈爾濱，無緣看到松花江結冰，但我可以想像，隱約還能聽到江上冰融的碰撞聲呢。今年是蕭紅的百歲冥誕，但她只活了三十一年。這百年中的六十九年間，世上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，而她都無緣見證。

凡中醫診所，無不掛有一張針灸經絡圖，這都是根據宋代的針灸銅人統一繪製的，如今，屬國寶的針灸銅人，收藏在北京歷史博物館。

中醫是中國的國粹，針灸治病又是中醫的傳統特效療法，而經絡穴位則是針灸治病的理論基礎與實踐依據。經歷了一代又一代醫家的執著摸索，至唐朝末年，已初步確定了人體上用於針灸的三百多個穴位。北宋時期，針灸盛行，只可惜有關針灸的古籍脫簡錯訛甚多，用以指導臨床往往出現差錯事故，甚至危及生命。這一現象，引起了醫學大家王惟一的關注，他本是宮中御醫，於針灸學研究造詣甚高，萌生了統一針灸經穴的念頭。經奏請朝廷准允後，王惟一參照此前與針灸相關的《皇帝內經》《甲乙經》等醫書，以及本人長期臨床經驗，逐一考證前人所定的經穴，發現偏差即認真訂正，編繪了《銅人腧穴針灸圖經》三卷，書中把三百五十四個穴位，並按十二經脈聯繫起來。

接着，王惟一主持設計鑄作立體銅人孔穴模型，就是在澆鑄的銅人上，鑄刻十二條經絡和三百五十四個穴位，標明穴位名稱、顯示穴位間距離。經歷了塑胚、製模、鑄造的全部過程，至天聖五年（公元一〇二七年）十月間，針灸銅人誕生。它集宋以前針灸學之大成，用形象、直觀的方法，描繪了人體的經絡和穴位，於治病救人大有益處，故而廣為流傳。

當時鑄造了兩個針灸銅人，仁宗皇帝邊觀邊聽王惟一介紹其用途、價值，頻頻點頭稱讚，降旨將一尊放在大醫院，以資醫官學習參考；另一尊置於皇宮，供文武百官鑒賞，並囑史官將此事記載史冊。

北宋末年，金兵南侵。戰亂中，兩尊針灸銅人中的一尊被金兵擄去，放在金國宮中；另一尊不知去向。

金兵擄去的那尊，後被元朝所得，元亡而明朝建立，銅人歸明。鑄於歷四百餘年，銅人已顯陳腐並有磨損不清，正統八年（公元一四四三年），明英宗令仿照原尊重新鑄造，因是正統年間造就，稱之為「正統銅人」。滿清入關後，宋代王惟一所造的針灸銅人及正統銅人成了清宮國寶。清朝末年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大肆劫掠，宋代的針灸銅人被搶去。而明朝的「正統銅人」幸免，正是現在收藏在歷史博物館的那尊。